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三回 綺香園奇立斷腸碑 彩蓮船偷看措背戲

當夜韻蘭聽了樓下一片聲喚，便問何事，一個老媽子接口道：「小丫頭錦兒魔住了，說姑娘饒著我罷，下回留心不敢了。」韻蘭聽了，笑起來。伴馨還未睡著，也笑了，知道錦兒為花瓶的事說夢話，心裡倒可憐他。卻說韻蘭聽見無事，便再到桌子上來看題幽貞館寫韻圖的詩，第三冊寫著：

丹徒獻賦朱廷琛

璀璨雲光縮鬢斜，焚香小坐澹鉛華。相如才調班姑范，知是瑤池第一花。
生長名閨態自殊，便■綽約費描摩。縱教妙腕兼雙管，寫出貞心一點無。
漫把回文擬若蘭，章台柳色半摧殘。千年幽怨憑誰訴，不是知音淚莫彈。
清芬帳想隔遙天，夢繞吳山路幾千。羨煞成連來海上，菜花詞句總如仙。
汝南湘夢樓主人彭定生五福降中天

靈修小謫神仙品，凡枝竟棲鸞鳳。花影題紅，蕉煙寫綠，應是聰明情，種塵魔播弄。剩一里春愁，一絲香夢，自展生綃，自憐自恨自珍重。吾有片言上貢：莫繁華誤卻，流年斷送。王祭青衫，相如白袷。屏省何難選中，教郎侍從定世世生畫眉長共，韻事方多，為卿卿默頌。

秣陵劉啟琳石宜

一幅幽芳自賞圖，簪花楷格妙連珠。韻書不是迴文字，底把才名誤姓蘇。
池館蕭疏淨洗塵，左芬才調更無論。吳宮多少閒花草，盡是薰香侍硯人。
白石清江憶浣紗，十年心事誤琵琶。青青不是章台柳，莫認尋春駐細車。
晴窗幾度閒披拂，岸芷汀蘭飲恨多。省識東風圖畫面，美人香草意如何。
白門劉少儀賀新涼

池館閒清，畫倦東風鸚哥喚醒。香添金獸，侍婦安排銀管細。一研櫻桃雨透，更幾幅烏絲界瘦。往事淒涼休再說，背簾波濕卻羅衫袖。蹙損了，眉痕皺。文蕭再世原難覓，祝今生有情眷屬，花枝長壽。舞榭歌聲渾似夢，無復韶年似舊。只博得吟箋堆厚，省識畫圖人面好，正落紅滿徑，春歸候。願早把鴛鴦繡。

晏湖王錦森

茜窗澹幽綠，花檻亞瘦紅。娟娟竹間森，護護松下風。平陽有淑女，本是詩禮宗。十行攬一目，夙慧天所鍾。蕉心絲約束，藉腕玉玲瓏。衛格簪花妙，蘇錦回文工。孝思傳劉臂（姬曾割臂救母，癍痕宛然。），遭際常拊胸。三生嗟命薄，小謫塵天中。賦質蘭與蕙，混跡絮與蓬。豹隱斂文采，鳳哀傷孤蹤。貞靜意無限，誰能喻寸衷。鸞箋裁一幅，寫韻憐情儂。文蕭不可作，劉綱良難逢。下筆還躊躇，芳心橫太空。

正欲再看下去，忽見窗外月色頓暗，變作綠沉沉的光亮，心中疑忌，便走到窗下向天上一看，都是一片慘綠色，方在驚疑。忽見東南角上豁喇喇一響，天上雲裡，裂了丈許闊三四丈長的一條縫，裡面金光燦爛，五彩繽紛，頃刻間飛出來幾許仙家，有執幢幡寶蓋的，駕起金光前導，足下都看不來。韻蘭忙呼人起來看。只見後面仙人，有騎鶴的，有乘獸的，有踏著雙輪的。或男或女，有裝束如武將持刀執戟的，有瓔珞垂珠冕旒如王者的，凡十餘人，皆有掌扇寫著銜名，其中女子最多，最後一女，執著薄紗掌扇，上面寫著「暫署百花宮總主，兼權晚香宮事宜」十四字。做著兩行，耀著裂縫裡頭的金光，分外可辨。下面好是還有幾字，被一個仙女遮著看不見。掌扇過處，一個掛瓔珞的仙姑，坐著寶輦出來。韻蘭驚駭非常。隨後又見幾個人抬著一件東西，均從東南方向西北如飛而去，正過花園的上面。韻蘭看出了神，到了頂上，月色昏暗，人物不甚了了，惟腳下的金光愈加明亮，四射空中，上邊的人反被掩住。那東南天上的裂縫卒然一合，只聽巨震一聲，好似一個霹靂，月色頓明，人物俱杳。韻蘭被他一震，嚇得心中突突的跳。伴馨業已睡著，呼不起，佩纓、侍紅、霽月連忙起身。方到庭心，但聽巨震中好似有一物從天上擲下來，金光璀璨，就墮在近地。這時合園中都驚醒了，佩纓等均嚇得逃到屋裡來，但聽四野人聲如沸。韻蘭也不能看冊子了，仍舊放了，伴馨早已嚇醒了。侍紅走到樓下屏門口，說：「姑娘不要緊，必定是我們園子裡被雷擊了。」韻蘭向眾人道：「必非雷擊，你們看見這些仙人麼？」侍紅道：「我們但見一件金光東西掉下來，不見什麼。」韻蘭便把所見的備細告訴他們。大家以為奇異，說是「天開眼，我們福薄，看不見，姑娘福大，所以看見了。」侍紅說了幾句，也就去睡了。韻蘭方把窗子關了，解衣安睡不題。

一到清早，便有人在外扣門卻被佩纓聽得了，罵外邊守門的人，這時候還挺屍，外邊敲門都聽不得，因差龍吉去開門，卻是花神祠看夜的人進來便說：「奇事，快請姑娘起身。」佩纓也起來了，因說：「莫非昨夜雷擊麼？」來人道：「不是，昨夜小人睡夢中，忽聽大震一聲，十分厲害，大家嚇醒。初起疑是雷擊，後來並不聞硫磺氣，也沒雷聲，連忙起來。四處一照，到庭心裡，忽然異香撲鼻。一看庭中豎了一塊白石碑，上面寫了許多字，豎得好好的。就大家驚疑起來，真是天大的奇事。我就把燈四面的照，都是光滑得很，摸著，還有熱氣。那正面邊上都刻的雲，雲裡頭蟠著兩條龍。文當中幾排字，筆協均是一種粗，曲曲彎彎，一個字也不識。小人也睡不起了，就到這裡來報信。姑娘們尚是未起，敲門也不答應，只得再回去睡。停一回再來，仍舊敲不應，小人沒法，先到漱藥■去，他們已起身了，小人就告訴了他。然後再到桐華院、鬧紅樹、棠眠小筑、寒碧莊、延秋榭，一處一處的報信完了，方到這裡來，還要去同兩位金姑娘說。大人公館裡已經知道了，現在他們都到那裡去看了。楊太太還叫人送信到彩虹樓去呢。」佩纓聽了，真正詫異起來，說：「你去，我們就來。但是一早，恐怕大家沒用茶點，你去到監工的西院預備著，我這裡叫人同你去。」因叫龍吉，又叫錦兒起身，替他草草的梳了頭，吩咐龍吉取了許多乾點心，與錦兒同著來人先去了。此時霽月、侍紅都已起身，佩纓、侍紅兩個人扣門到樓上來，伴馨跣著拖鞋開門，二人說明了方請韻蘭起身。韻蘭醒了，二人一面告訴，韻蘭一面起身，心中自是驚異。又叫侍紅說，這銀盤捧來擄去不很便，你到洋式房裡去取磁盆來。佩纓道：「姑娘何不用新做的楠木馬桶呢？」韻蘭道：「且緩著，現在天還暖，且等八九月裡再取來用。」侍紅便下去伏侍用畢，伴馨已去盥洗臉水來洗臉，佩纓已倒了一杯參湯及隔夜煮好的燕窩粥。韻蘭吃了，侍紅、伴馨已趕緊梳洗畢，來替韻蘭梳頭。佩纓、霽月也在房裡梳洗，用點心。及韻蘭梳好頭，只見秀蘭同珊寶過來約他同去。韻蘭看鐘錶上均是十點鐘了，三個人帶著佩纓及侍紅等同走，路上談論這件事，無不奇異。走到花神祠，只見庭心裡鶯嬌燕媚，合園的主子丫頭老媽園子上上下下，還有楊公館裡的太太、奶奶、小姐、丫頭、小廝，差不多都到了，有看了回去的，也有才來的，擠滿一庭。佩纓先搶前去看了一回，趕緊先去調停西院茶點，安排一切。侍紅也跟著佩纓去忙，方才送信的人往來蹣跚，掃地、移凳、抹桌還有在那裡煎茶，一時間忙得不可收拾。原來花神祠房屋都已完工，不過裝修油漆同地面還有五六分工夫。屋面上輝金聳碧，氣象堂堂。房子亦結構謹嚴，起居宴會，地方皆備，共是五開間三進另有三開間三進，兩院，一所東院。住屋五六間，下房灶間皆備，正房第一進戲台，兩邊兩間堆置物件，最東一間為東角門，最西一間為西角門。進來兩邊廊屋十二間，上有看樓，東西相向。正殿五間，側門一面通著東院，一面通著西院。內進五間中間擬供程顧二位夫人長生祿位。兩邊齊房，西院後進上下樓屋三間。庭心裡兩間廟屋，為女子更衣宴息之所。中進三間小花廳，庭心裡但有西面兩間，朝東廂房可作書房，對面三間對照花廳，庭心裡一口魚池。靠東假山一個小花障，幾株梧桐，數十竿修竹，旁有小長廊，這個房屋位置業已表過不題。

卻說韻蘭同珊寶、秀蘭到花神祠，果見庭心裡正正的豎一口碑。約高七八尺，遠看似白石做成的，頭上一個頂珠，似有雲雷之形，這個碑約寬三尺有奇，厚約一尺五六寸，比人力豎的還更堅固。心中自是驚異。那些看的人見了韻蘭三人，笑說快來看，真是

千古未聞的奇事呢。蓮因道：「這個碑我先是夢裡頭見過的，也是一樣，有幾個字，還不識。」碧霄、素秋道：「秀姑娘考究字學的來看，說給我們聽。」湘君把手招著韻蘭笑道：「韻丫頭，你還賴到那裡去？你看正中一行寫著萬花總主曉香宮，且還有幾個字揣摩不出，可不是你應該推在正殿做我們的上司麼？」這時候韻蘭已走到近碑，看時，這碑並非白石，又非白玉，堅硬異常，碑上的字不過摹擬得一半，後來湘君、蓮因請仙雲、倚虹降壇，把這字逐一個注明。韻蘭就命另翻一個碑圖，把小字也注好了，用珠標拓出來，茲將拓出來的原碑及翻碑縮小照圖於後：

眾人看了一回，這些字總擬不完全，心中納悶。碧霄道：「總是我們的名字了，湘丫頭知道請仙法子，何不去問問仙人？」一句話提醒了韻蘭，便拉著湘君、蓮因到壇裡去，命讓去請秋鶴、蓮因來，相度地勢，上面造個亭子，四圍護著石欄，趕緊就要動工，說著，同眾人到壇裡去了。這裡還有許多人看著。佩纓命伴響去叫過秋鶴、蓮民，也深為奇異。芝仙、蕭雲也來了，不多一回，公館裡的人也來了。子虛不信，也來看看，與秋鶴談這件異事，笑說道：「現在這個祠可以久遠了，我打諢要通詳各大憲衙門呢。恐怕有人要來瞻仰，在園裡頭出入不便，你須得在東首圍上開一個門，以便外人出入。西北南一帶用磚圍隔著，另做一門，專為園中人出入之道。」秋鶴答應著，打點畫圖辦理。子虛看了一回，這時候附近綺香園的人，都知道了，陸續招了園裡熟識的人進來。出的出，進的進，紛紛不絕。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日報館訪事人進來詳看一遍，抄了出去，登在日報裡頭，由是通縣通埠，靡不週知。不數日，並外埠的人也曉得綺香墮碑之異，每日來看的人也不計其數。韻蘭就厭起來，定了一個章程，無論熟識不熟識，來看的每人要納洋二角，以為祠中經費。只派兩三個人坐在門口賣票，一面命趕築圍牆，開通兩處的新門。伯琴一班知道了，到幽貞館同各處去賀喜。外邊的議論卻是不一。子虛恐看客肇禍，命理事經承官，在祠門口貼了一張禁條示諭。不上半月，省垣中上憲批示，准其建祠，不在禁典，所有花神，上天既垂示姓名，著照碑文所載，按人塑像，亦不准多生枝節，以免妖惑。子虛連夜命芝仙抄給韻蘭看，並命拓出碑文數十紙，各處分送。韻蘭得大憲批准文書，又喜又慮。喜者此祠既經官，局外之人，不敢別生枝節，也免了許多妖妄瑤祠的不是。慮者，此祠既開必定有些香火，眾人叩拜，一則擔當不起，二則姐妹奶奶們見怪。於是同程夫人密商，每逢二月初二日，方始開祠，至十二日為止，其餘各日，除本園眾人遊玩外，一概不開。程夫人因珩堅、雙瓊都有塑像，深以為然，就與子虛說了。韻蘭就在門外牆上黏貼字條，說俟祠屋落成後，准放外人遊玩十天。其餘每年二月初二開門，至十二夜閉門，一概不開。此時東園牆上的門早已開通，命暫時閉著，等工竣再開。那佩纓、秋鶴愈加忙起來。蓮因已把碑文請仙翻出，在屋裡謄了正字，特來交給韻蘭，方知道都是這一班相識的人，惟餘四寶不識。蓮因道：「前時領我到白衣庵做姑子的人，叫餘玉成，不知他的名字是四寶不是四寶，我聽得他母親叫他四兒的。現在我已寄了信去，快來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這麼著，大約是了，你再催一封信去請他快來，這裡蓮民等他的像呢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倒也巧，我起身時節，他送給我一張照，現在還藏著，回來我去交給蓮民，照樣塑去。」韻蘭道：「好，你自己去交給蓮民罷，請他趕緊做最好。」蓮因道：「你看這碑上的人，與太太抄給你的名次同不同？」韻蘭就去取來一封，說道：「少了餘四寶一個人，且名次前後也稍有不同，他們本來是夢中記的，熟人記了，生人那裡記得。現在天意如此，只好照碑上的人數，不能增減，你去罷。」蓮因就走了去，到房裡取了玉成的小照，要叫琴娘送去。豈知已跟著萱宜同湘君並丫頭補衲到花神祠去了，舜華在家，是上等大丫頭，不便使他，小丫頭恐怕說不明白，只得自己到花神祠來。佩纓說蓮民已同秋鶴回彩蓮船去了。原來蓮因自那日看了春冊感動了，這個坐關工夫，總是合不上來，心裡著了急，只得告訴湘君，仔細一算，方知還有幾度情緣。湘君道：「你枉恐是修道的人，違了天數，勉強修持，這便是叫生開活剝，總不能成功的。就是我，已經幾年要想棄了這個地方，因緣未盡，還在這裡混。就是碧丫頭也早已超凡入聖，為一念好心，要替治秋存一個後，所以反嫁了治秋。你怎麼能夠違背呢？」蓮因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現在秋鶴形景，有了韻蘭，一心一意只在幽貞館。況且他說我已經做了姑子，也不敢作非分之想，自今以後，只好皈依韻蘭了。你想我好移岸就船麼？況且他與珊丫頭也有了交情。我出家削髮的人，怎麼丟臉去引他呢？再者，我的情魔也受夠了嚼蠟橫陳，有何好處？故決意看破。豈知終是強不來。」湘君道：「情之所至，聽其自然，不可過違定數，惟不可濫就是了。你自今以後起，可制則制，不可制的，也不必一味持身，再留未了的孽緣。」蓮因被湘君勸了一回，心中稍有把握，又輾轉想了一夜，定個主意。可以避就避著，不可避的機會，再作道理。這回因尋蓮民不在花神祠，知同秋鶴回去的，心裡要想不去，覺得有意避秋鶴似的，又與湘君所勸的話不合，且去了再作道理。遂從綠芭蕉館沿著花障一逕過來，過了小廊，穿九迴廊花牆，上浮玉橋，經過鏡心閣。此時是七月下旬，秋陽尚烈，見玉憐坐在北窗下，手中執著一柄和合扇，在那裡乘涼，看見蓮因，笑道：「姑娘請來坐坐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姑娘在家麼？」玉憐道：「月仙姑娘今日搬出園中養病，托秋鶴寫四條小屏賀月仙姑娘。故去了良久，尚未回來，大約在那裡洗澡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你請坐，我去看你姑娘，回來再進來。」說著又走了，到彩蓮船，後門卻是關著，推了一推，是拴好的。於是從東首小廊走去，廊裡通兩處的門，東首卻開，西首掩著。繞到門前，看見秋鶴用的使丁兒在沿河石級上灣了腰洗藕，珊寶的小丫頭立著看。蓮因也不驚動，就走進去了，卻並無一人。彩蓮船一間，把門虛掩著，蓮因推進去，門卻不響，但聽裡邊珊寶笑聲說：「背上多擦擦，把林文煙倒些在頸項上。」水聲汨汨，這個門也是虛掩著，蓮因走去一張，見地上放著一只西洋鐵磁面大浴盆，珊寶坐在盆裡面，西首秋鶴曲著背，手執刺毛布白洋巾，替珊寶擦頸背呢。蓮因心頭鹿撞，嚇得退了出來，再走到門口，把門故意一推，放重了腳，說道：「蓮民在麼？」裡邊秋鶴急急出來說：「有人洗澡，外邊坐。」一看恰是蓮因，便笑道：「他到桐華院去了，妹妹就外間請坐罷，珊姑娘在裡邊洗澡呢。」蓮因便與秋鶴走到外邊。只見丁兒洗好了藕進來，秋鶴命親兒削皮切好，把清水來澄著。二人坐了，秋鶴看蓮因穿著一件淺色魚肚白杭絹水田衣，一條俗家的杭紗本鑲邊雪青散管褲。一雙黑緞小弓鞋，手裡執著一柄聚頭扇，因笑問道：「妹妹尋蓮民何事？」蓮因取出白衣庵的小照給秋鶴道：「斷腸碑有這個姓餘的姊妹名字，韻蘭姑娘說也要請他捏一個像兒。」秋鶴道：「莫非妹妹說的引妹妹到白衣庵裡去的玉成姑娘？」蓮因道：「不差，你就替我交給他罷，也照各人大小捏一個，他是愛穿素淨衣服的，現在又是新寡，請他裝束不必華麗。」秋鶴答應著。丁兒已把鮮藕削好，秋鶴拈了五六片，裝在一個小磁盆裡送過來，請蓮因用些。蓮因立了起來，秋鶴笑道：「妹妹出了家，學了許多禮貌，與我也生分起來了，還立起來，可記得先前你睡著坐著任意支使我麼？」此時蓮因看了珊寶洗澡，又見秋鶴穿著一件青羅背心，新做的雪青杭紡大管褲，並不穿襪，跣著一雙熟絲塌跟皮底細草鞋，執著一柄圓背湘竹單紗扇，珊寶替他畫的鴛鴦交頸，覺心裡是禁不得了。聽了秋鶴這話，感動前情，不覺臉上飛紅起來，心裡愛他，向秋鶴赧然一笑道：「你還提他呢，現今你是一心一意向韻姑娘了。」指著裡邊道：「還有他，你只同他們鬧去，這回子我是檻外人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你自己要到檻外，卻怪誰來？若不這個，我怎肯忘你？你今兒可到檻內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怕未必，不過口頭禪罷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冤死人，不分明，我怎麼為你癡了，你倒叫我與你疏遠些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不叫你疏遠，難道叫你親近不成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曉窗鴛夢人雙璧，繡閣蟾魂月一鉤，這兩句你忘了麼？後來我感懷詩裡，半夜耐寒量藥水，累旬忍苦侍閨房，你沒見麼？我因為是你已經入了清淨法門，怕你煩，不敢來同你說句體己話。其實心裡頭時刻忘不了你呢。」蓮因聽了，椎心轟耳，怔怔的看著秋鶴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總是我命裡的煩惱魔星，教人近也不好，遠也不好。」說著只聽珊寶叫道：「秋鶴，你同蓮因姊姊說些什麼咕咕閣閣的不了？我的衣服在那裡？」一回子又道：「親兒這小蹄子該死，褲子都放在書架冊子上。」蓮因便走了進去，笑道：「妹妹洗澡麼？為何到這地方洗？」時珊寶已穿好褲子，臉上好似微微的紅了一紅，笑道：「姊姊得罪失迎，今日西南風，這裡涼快，所以到這裡來。姊姊你要是也洗一回，我叫阿靚去換水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多謝，我昨日洗了，今日懶得洗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不洗到我那裡去坐罷，我有韻丫頭今日新彩的菱菱在那裡，煮好了，請姊姊吃艾粥。」又道：「八月裡到了，還是這等熱，出了汗，洗了澡，爽快許多。」又道：「姊姊這兩天為什麼不來我屋裡玩？此地門前靠著湖蕩，又敞爽，又風涼，比你那漱藥盒好許多。」蓮因道：「我抄了兩天經，脖子都痛了，今日為把餘玉成姐姐的小照給蓮民捏像，要找他。」珊寶道：「誰是餘玉成呢，怪道碑上有個餘姓，我想園裡沒得這人，原來姊姊認識他，可就是所說的太原人？」蓮因道：「是碑上名餘四寶，他排行第四，大約便是此人。倘然不是，將來再作道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秋鶴你把小照來給我看看。」秋鶴便交上去，珊寶看了，笑道：

「倒是很體面的姑娘，不過年紀略大些，今年幾歲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二十八歲了。」珊寶一面交還秋鶴，一面說道：「他來了，湘丫頭那裡恐怕太窄了，請他住到我那裡來，我有空屋，橫豎閒著，要住在樓上也可以使得的。」只見阿靚送了一盆洗臉水來，珊寶道：「你看小蹄子失魂落魄的，難道客人不許洗臉麼？我不交代一句，這件事就不做。」蓮因道：「他小呢，莫怪他，我也不用洗。」珊寶道：「夏天多汗，洗一個爽快些。」阿靚便又去舀了一個盆來，大家洗了。珊寶道：「我們過去罷。」又向秋鶴笑道：「白糟蹋你屋子，我去叫人來同丁兒收拾，你要洗，也叫丁兒到我那裡來取水。」說著，引了蓮因從東廊便門走過去了，開了延秋榭中間的門，就在延秋榭北，另放著兩只軟藤椅，兩個人乘涼談天。大家吃菱不題。

秋鶴等他去了，便在殘湯裡洗了一個澡。只見老媽子前來傾水，知道秋鶴洗珊寶的殘湯，便笑道：「這個殘湯怎麼好洗呢？」只得等他洗過了，方同阿靚去傾。秋鶴也不理他們，自去尋蓮民去了。老媽子把浴盆搬了過去，掃了地。因說：「韓老爺處處講究，這女人上頭，就不爭論忌諱了。」丁兒笑道：「你不看見，他洗你們姑娘的殘湯不止一回了，我們還不願意，他倒願意，也不可解。」只聽彩蓮船間壁門響，玉憐開門過來，把阿靚、老媽子叫去了。丁兒仍舊看守屋子。

卻說秋鶴去桐華院看蓮民，只見院中庭心裡放著一只桌子，桌子上放著四個碟子，四只小碗，蓮民正同柔仙吃晚飯呢。凌霄也在那裡，看見秋鶴來了，連忙讓坐，說就在這裡便夜飯罷，秋鶴笑道：「你們倒樂，我這回來鬧你們了。」說著便坐了下來。看小碗一樣是糟麵筋，一樣是芥辣生菜拌雞絲，一樣是桂花玉蘭片，一樣是麻油焦鹽炸蝦仁，一樣是清筍麻菇湯，碟子裡不過火腿糟雞扁尖瓜子。柔仙主位，秋鶴客位，蓮民凌霄打橫坐了。斟了幾杯冰雪燒，柔仙的酒量是有限的，不過三個人飲了十餘杯，便吃雙弓米。洗漱方完，碧霄同馬利根也來了。原來碧霄最喜抑強扶弱，知道馬氏常給柔仙受氣，所以屢次來看柔仙，柔仙深為感激。此時大家讓坐，撤去碗碟，擦了桌子，已早上燈。於是喝茶乘涼，談起斷腸碑的事情來。馬利根道：「這個是天主的意思，非人力所能，將來應該謝他。」蓮民道：「你天主教人，動不動便說天主，我最不信。」馬利根道：「你不信，等到大審判後，到地獄去受永苦。」蓮民道：「地獄天堂，我更不信，只要良心好了，便是天堂，良心不好，便是地獄。」馬利根道：「一個品學兼優的人，不認得皇上，不領他主意，好做官麼？」蓮民道：「這是國家的制度。」馬利根道：「吾們敬重吾主耶穌，也是這個道理。」蓮民道：「愚哉！有什麼天主耶穌，耶穌也是一個人，倒說天主降生，我總不信。若說為救世界上人原罪，然既做了天主，必有全智全能，何不把世人的心一齊感格好了？使他皆識天主為善不為惡，必定要降生下來，曲曲折折，事同妖妄，真不可解。大約是教中創出來的說法，況且現在你們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之說，講來也不甚明白。就說這些事在猶太創世紀新舊約所載的，豈深信他守缺抱殘，毫無虛妄呢？」馬利根道：「他這個書，永遠不改的，原祖亞當在快樂園聽了女人的話，以致犯罪，後來諾謨一家避水，也是不虛，歷經通人考訂過了。難道泰西曆來多少通人，他的識見，還及不到你麼？」蓮民道：「他也是愚心，未免過信其說。其實不但耶穌並非天主化身，我想連天主也不可信。你想虛虛渺渺，誰見過天主呢？」秋鶴道：「耶穌降生救世一節，雖不甚可信，但天主我是深信的。」蓮民道：「你看見天主怎樣面貌身材？」秋鶴笑道：「你莫笑我，我雖不見萬物之主，然在理上可以信他是必有的。」蓮民笑道：「可又來，你沒看見，非但你沒見，想自古天下之人也未必見呢！吾輩事事須腳踏實地，你一個通人怎麼也以耳代目起來？」秋鶴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是誰生出世的？」蓮民道：「是然各有父母。」秋鶴道：「你的父是誰生的？」蓮民道：「祖生的。」秋鶴道：「依你這麼說，你的令祖，必是你令曾祖生了。你令曾祖必是你令高祖生了，你令高祖必是令高高祖生了？」蓮民道：「這是一定道理，你也不能駁我。」秋鶴道：「你高高祖高祖等見過麼？」蓮民道：「那裡能見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恐怕你未必有高高祖高祖這些人。為什麼呢？你說沒見過，就算沒有，那祖宗不能眼見，也就算沒有了？」蓮民道：「這又作別論。」秋鶴道：「可見你無理取鬧，天主祖宗，同是不見，一則說有，一則說無，自相矛盾，何不講理呢？可知天主也是世人最先的老祖，從父祖高祖一代一代推上去，必有創始第一個人，第一個人就名亞當，亞當就是天主生的，天主猶之一國之主，他由無極而至太極，猶之一國一家之主也，你不信天堂地獄耶穌之說，還有道理，你不信天主，你便是少見拘執，剛愎無理的人了。」馬利根道：「天主固有耶穌降生這事，他若非天主，那十二個門徒豈肯信他呢？」柔仙道：「誰是十二弟子？」秋鶴道：「長白伯都祿，其次曰保祿，即保羅，曰安得肋，曰雅各伯，曰若望，即約翰，曰多默，又曰雅各伯，曰斐理司，曰巴爾多祿茂，曰瑪竇，即馬太，曰西滿，即西門，曰達徒。其保祿一人，耶穌生時，並不在門下，且深恨耶穌。迨耶穌死後，人見他所辦的事，合乎耶穌，始引為弟子之列。猶孟子之私淑孔子也，惟耶穌教的名字，與天主教不同。天主教名伯都祿，耶穌教名彼得，蓋一是拉丁文字，一是英文也。」蓮民道：「你將他比起孔孟來，真是似不於倫。」碧霄道：「天主教重耶穌，耶穌教又說上帝耶穌，我主耶穌，多有耶穌這人，他的教又是不合的，究竟何時分起，不合之處何在？」秋鶴道：「不同的很多呢，我也不盡知道，但知道天主教奉耶穌的娘馬利亞，耶穌教不奉，天主教尚偶像，耶穌教不尚。天主教師不婚不娶，耶穌教師婚娶生子，天主教名瞻禮，耶穌教名禮拜，天主教律例嚴而繁，耶穌教律例寬而簡，天主教尚拘守，耶穌教善變通；天主教有會，有王，耶穌教有會，無王；天主教不專將新舊約示人，耶穌教專重新舊約，這便是不同之處。但據我看來，耶穌教近儒，近墨，能博施兼愛，發經濟為事功；天主教是楊子為我，不喜多事，妄與人交涉，但他們克己的工夫，如避靜之閉門思過，辦神功之規勸改過，苦修院之專心寡過，都是實意修持。耶穌教會裡的教士，亦甚規矩，但是都為自己在靈魂上著想的多，若把這個心替國家辦事，便與百姓富強有益了。至於分教之說，起於正德十五年。天主教師羅得，又名路德，天主教本權歸教王，其下不能自專。路德權略過人，往往不喜教王做的一切專權事務。這年教王欲想造一座大教堂，諭國中有肯捐輸助款者，當懇天主准予免赦小罪，這款命各教師經募，獨不及路德。路德說赦罪為天主的權柄，教王豈能代請，明明為斂錢之計，與教理不合。路德本薩慎尼邦礦工之子，遂回國說教王許多不是，但不敢公然發難。此時歡喜自主的人，都苦天主教約束嚴緊要想離叛。大家說路德的話甚公，恰恰英王顯理有易後另娶之心，他也苦教王律例不許棄妻，要想另立國教，不服教王管治，聽得路德有改教的事，便有心幫助他。路德膽氣便壯，乘機鼓動違教之民，自己作論十九篇，辨駁天主教過失，別立一教，名復原教，就是今日的耶穌教。當時復原教的人，被天主教殺死焚死不計其數呢。」柔仙道：「現在兩教人數孰多？」馬利根接口道：「還是天主教人多，其中分為數等，總名基督教，始於猶太國，分而言之，有名猶太教的，有名打丁教的，有名羅馬教的。羅馬教最古，約得教民三萬萬八九千萬名。又有一種希臘教，也名東教，也重聖洗禮，教師也有妻室，其教共有日路撒冷等十會。俄羅斯東教極多，以上都是天主一門。耶穌教民約一萬萬名，有四個大教門。一曰路德教，一曰改正教，一曰英國國教，一曰小教門，小教門中有十個教會。最顯的會第一是浸禮會。」秋鶴道：「浸禮會的分支極多，有七日會的，有六禮會的，有自主會的，真記不得許多，大約或因漫無約束，所以大家可以立會了。」馬利根道：「他的小教門本來蕪雜，如兄弟會、震動會、麻耳們會，震動之中又震動會，真是解不出他的意思。總之大都以耶穌教為乾，以會為枝，大同小異的。」碧霄道：「聞得耶穌降生，他們把耶穌瞞去四年，這話確麼？」秋鶴道：「耶穌實在漢哀帝建平二年，以現在西曆推算起來，又後了四年。在哀帝元壽二年，因耶穌起身庸賤，到三百年後，方算他的生年，所以差了四年。後來以誤傳誤，再不能改，至今還是後了四年，並非瞞著年紀。」柔仙道：「回教說也是敬上帝的，為何不用他的歷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回教起於穆罕默德，雖托名上帝，其實大為不同，他的編年，自穆罕默德由麥加城避難至墨底那城這日，為回教編歷第一元旦，他教中有以色拉維會、墨塞楞微會等名目，均以《古蘭經》為主。穆罕默德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，你看《古蘭經》便知道了。」蓮民道：「現在中國自有儒教總不能信他的教。」馬利根微微的笑着，秋鶴道：「我看他們傳教的人都是規規矩矩，就是勸人進教，也並無他意。不過勸大家為善，都享天堂永福，中國不辨是非，一概抹殺，若同他辨，怎能辨得過他們呢？」一語未終，只聽院外亂嚷起來，大家嚇了一跳，連忙出來看。只見許多人聚在一處，向西望著，未知何事，且俟緩緩道來。